

偷擦的粉底液

那年我 18 歲，師範三年級。1980 年的農村還很保守，男婚女嫁，大多都靠別人介紹。

有一天，初中班主任捎話說，他要給我介紹一個物件。第一次有人給我介紹物件，真有些難為情。猶豫再三，我穿上了大紅色的羽絨衣，懷揣著小兔子般撲騰撲騰的心，在週末羞羞答答地去母校，敲開老師宿舍的門。

老師介紹的是他的老鄉。老師說：“小夥今年才 23 歲，就當了技校的團支部書記，將來一定前途無量。”然後，老師騎著一輛借來的自行車，去五裡外的技校叫人，把我一個人留在他的宿舍。

我環視宿舍，看到牆上鏡子裡自己的頭髮亂蓬蓬的，就想梳整齊。找梳子時，我看見了和梳子一起放在刷牙缸裡的粉底液和當時十分少見的口紅。我腦海裡立刻浮現出老師妻子粉面含春的美麗模樣——她用的就是這些化妝品。

於是，我反鎖了門。從水壺裡倒些水把臉打濕，給手心裡擠些粉底液，拍在臉上，又塗了口紅。

老師的鏡子釘在牆上，鏡子下橫放著一張課桌，隔著桌子，我踮著腳，能模模糊糊地看到自己的臉，似乎白了很

多——我中度近視，為了第一次相親更好看些，那天，我特意去掉了眼鏡。

不到一個小時，老師帶著穿西裝、頭髮梳得很整齊的他來了。

他倆剛進門，我明顯覺察到了老師眼神中的詫異。他嘴唇動了動，想說什麼，最終又沒說。老師給我們作了介紹，就藉故出去了。

他溫文爾雅，談吐不俗，是我喜歡的文藝青年，三觀也和我驚人地相似。兩小時飛快而過，老師回來了，我和他依依惜別。

我剛回到家，恰逢姐姐來到院子裡潑水。她一抬眼看見我，立刻驚叫道：“媽！快出來看呀！你二閨女畫了個大花臉回來了！”

說著姐姐扔下盆子，蹲在地上，一手指著我，一手捂著肚子，笑得上氣不接下氣。

我明白了剛才老師眼神的含義。我湊近鏡子一看，媽呀！臉上的粉底液根本沒抹均勻，活脫脫一個小丑！

“完了！一切都完了！”當時我只有這一個念頭。

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，整整一周，班主任都喊我再去和他見面，但我再也沒敢露過面。

後來，我和村裡的一個男青年結婚了。

這麼多年過去，我也偶爾發表些文章，但都是背著老公。因為老公文化程度不高，最討厭這些“酸不拉嘰的東西”。

這天，我回母校探望初中班主任，聊著往事，偶然聊到了那次相親。

班主任說：“後來我喊你去和那個男青年見面，你咋不去呢？他這些年發表了不少東西，筆名是默然，你知道不？”

聽到這話，我整個人傻掉了！“默然”我知道，他是我一直以來很喜歡的一個作者。

回家後，我瘋狂地上網搜尋他寫的文章，終於，在他多年前寫的一篇散文裡，捕捉到了他筆下和我有關的隻言片語：“那天見面，她穿著大紅色的羽絨衣，渾身透出春天的朝氣。我近視，看不真切她的五官，但她略帶童腔的聲音傳遞出的對文學的熱愛，與我驚人地相似。”

他也是近視！原來，令我羞愧不已的“小丑”形象，他根本沒有發現……



打魚

了。此時把刀斜開，向魚頭刮起，七八下刮淨，翻過身，刮另一面。那鱗片就濺到阿貴褲腿上了。

魚販說，什麼兒子女兒，這都是養殖的。硬要說是什麼兒子，也是我兒子。魚你要不要？要的話我給你殺一下，刮個鱗。說完翻到魚肚，三兩下刮淨，剖開條長口子，兩根黢黑的手指摸進去，掏出內臟，又摳出兩面的鰓。

阿貴看得呆住，選了條蹦得最凶的，不殺只抱了回去。魚嘴張張合合，貼在他掌間，魚鱗濕滑蹭在皮膚上，像古老神秘的寶物。他這才想起那魚販明明是老五的聲音。

這魚寶貝般在缸裡養了七天，三娃問，爹，這是觀賞魚？

阿貴搖搖頭，長歎一聲，朝廚房喊道，媳婦，切點蔥絲，剝點薑片，豉油黃酒一淋，蒸條大魚。

。漂到岸邊時，繩子都陷到肉裡。老六不知被卷到何處，或許在魚腹。

老五號啣，說這全是阿貴的罪過，惹惱了海龍王，收走了老六。阿貴自己也信。鱗片拋回海裡，磕三個頭，從此遷到二百裡外織魚網，再沒臉出海。

到四十歲生日，阿貴十年沒出海了。媳婦切蔥絲，剝薑片，豉油黃酒一淋，蒸條大魚。

媳婦說，四十不惑，我看你還有惑，成天海龍王長、海龍王短，年輕人自有年輕人的講究，你嘀咕些什麼？吃吧，吃吧，特意給你蒸的。

阿貴斜眼一瞧，驚掉筷子，盤裡那魚雙腮金閃閃，可不就是金頭鰻。

阿貴問，這魚從哪來的？媳婦說，市上買的。

阿貴提了魚，飛似的跑去海鮮市場。還未打烊，幾個販子攤前擺著三五個大盆，盆裡滿滿當當，堆成金閃閃的小山，可不就是金頭鰻。

阿貴拈起條魚，問道，這海龍王的兒子也是能吃的？

魚販也不抬頭，正顧著手裡忙活。刀背一敲，地上的金頭鰻立時老實

這真是金頭鰻。

阿貴捧著魚，端到眼前打量，不敢動。魚撲騰著，尾巴甩在他臉上，肉一顫，阿貴咧開嘴角，知道捕到了寶貝。

他們說，這是海龍王的兒子，捉不得，龍王要興風浪的，金頭鰻捉不得。

阿貴也聽過異聞，可這得小半年的收益，如何捨得。魚嘴張張合合，貼在他掌間，魚鱗濕滑蹭在皮膚上，像古老神秘的寶物。

老五在一旁急了眼，仿佛那是他的魚，喊道，放了吧，阿貴，放了吧。老六也說，放了吧，阿貴。

阿貴睜大眼，雙指一掐，拔下一片鱗，又一聲長歎，魚便從他手裡騰起，空中翻個跟頭，躍入舷外的白沫，竄出竄進，沒了蹤影。阿貴收好魚鱗，說，這也算戰利品，回家找媳婦穿個鏈子。

回程時變天了，毫無道理，風要把眼珠吹得凹進去，浪也大得驚人，沒道理，一浪高過一浪，拍在船身上像鼓點。船翻在滾滾白浪裡，阿貴緊緊抱著桅杆，又用繩將老五拴在腰間

當像小山。阿貴說，海龍王遲早要生氣。

阿貴好久沒出海了。雖然娶媳婦的聘禮是從海裡撈足的，一網一網，可阿貴好久沒出海了。

他們說，阿貴惹惱了海龍王。

阿貴自己也信。三十歲生日，他同兩個兄弟出海，水曬得碧汪汪，迎著浪，桅杆高高低低。漁網理順了，從底繞成大圈小圈，提一角捏在手心，再雙手各執半邊網，緊緊手臂，“呼”一聲劃個弧，撒手拋出去，老遠。

魚拉上來，一條大魚沒在其間，雙腮金閃閃。船上的老五戳戳它鰓孔，說，天老爺，這是金頭鰻。老六翻到它腹鰭，眼睛一眯，說，天老爺，



阿貴常說，打魚就是向海龍王討吃的。舊日裡出一趟海，臨行前，得在礁上支長桌，供豬頭，烏泱泱的人群拜下去，龍王便高興了。這些，年輕人不講究。

阿貴常說，頭一遭網著的魚，可得留神。要揀那三尺以上的，洗淨蒸熟，連酒盞往船頭擺上，焚香，鳴炮，幾條船的人一吆喝，龍王便高興了。這些，年輕人不講究。

他們只管柴油機轟轟轟，氬氣燈一亮，飛蟲劈劈啪啪撞斷腦袋。魚也笨，循燈光聚來，圍網一兜，滿滿當

牙醫奇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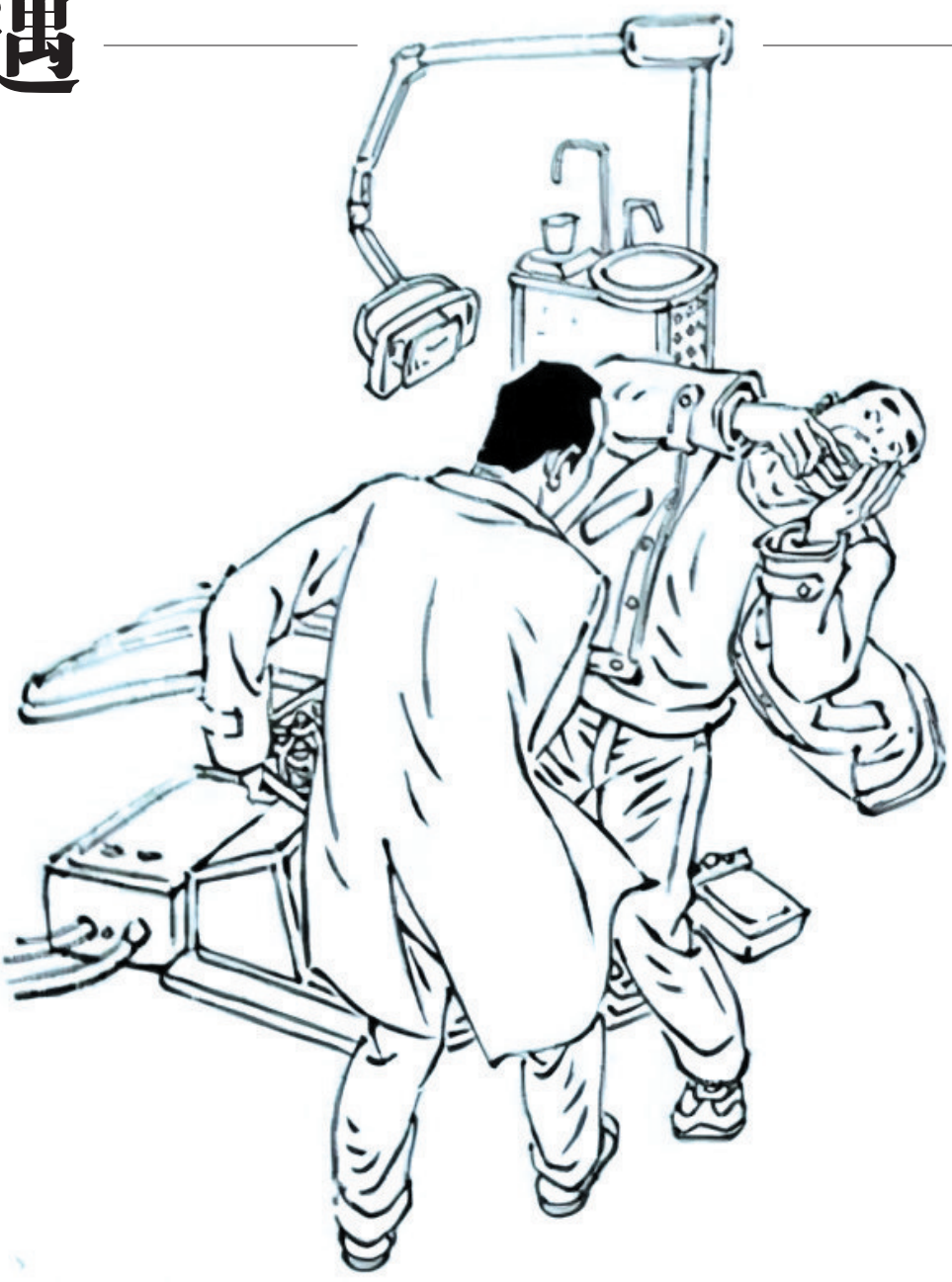
於文遠是個牙醫，在一個小城市，辛辛苦苦經營著一間牙診所，只是生意一直不太景氣。這天傍晚，診所正要打烊，一個粗眉毛大漢闖了進來。見他皺著眉、咧著嘴的樣子，於文遠知道，生意來了。

於文遠親切地問：“哪顆牙齒疼？”粗眉毛哼著：“左，左邊，下麵的板牙。哎喲，疼死我了，快給我止痛吧。”

於文遠請粗眉毛坐在診療椅上，然後自己走進裡間的無菌室，拿出幾個藥瓶，調製了一會兒，再取兩支棉籤，浸在藥水裡。過了一會兒，於文遠拿著兩支藥棉簽出來，輕輕地往粗眉毛的兩個耳朵裡插。不一會兒，於文遠笑著問：“不疼了吧？”粗眉毛眉梢一聳，說道：“真的，好像不疼了。”

於文遠有點得意了，這治牙疼的小偏方是一個奇怪的老人傳授給他的。一年前有一天，天氣很冷，一個留著白鬍鬚，穿著粗布衣的老人走進診所，默默地坐在了電爐邊。於文遠以為是來看牙的，便上前詢問，可老人愛理不理地說，只是過路的，進來暖和暖和。於文遠倒是好脾氣，非但沒把老人趕出去，還給老人遞了杯熱茶。老人接過茶，也不吭聲，自顧自坐著。倒是於文遠，趁著診所沒病人，絮絮叨叨地和老人聊著天。臨走前，老人說：“滴水之恩，當湧泉相報。後生，我告訴你一個治牙疼的土法子。”於是，老人把用藥棉簽插耳朵來治牙疼的偏方，教給了於文遠，只是特別交代，此偏方不能外泄。後來，於文遠試了偏方，竟然真的有效，每次有病人牙疼得厲害，於文遠總能手到病除。因為成本不高，於文遠也就沒有另外收費。

這會兒，於文遠調整了一下診療椅的角度，輕輕撥開粗眉毛的嘴，仔細檢查了一番，然後說：“你的牙齦發炎，都灌膿了，得抽出膿液，等炎症消了，才能拔牙。”粗眉毛瞪著眼，焦慮地說：“你現在就給我拔！不消炎。”於文遠搖搖頭，認真地說：“那可



不行，不消炎拔牙，搞不好會有嚴重感染，開不得玩笑。”

聽於文遠說得嚴肅，粗眉毛也就不再堅持拔牙了。於文遠用注射針，抽去他牙齦裡的膿液，一邊清口腔，一邊說：“兄弟，說句玩笑話，你剛才一瞪眼，和昨晚新聞裡放的那通緝犯竟有點像，真把我嚇了一跳。”

粗眉毛臉一沉，說：“少囉嗦！通緝犯能跑你這裡來？”

於文遠笑了：“我是個醫生嘛，通緝犯要是牙疼，我也得治啊！”說完，他給粗眉毛開了點消炎藥，仔細交代了服用方法。粗眉毛接過藥，走了。

第二天，於文遠剛開門，粗眉毛又來了。他眼睛通紅，手捂著半邊臉，對

於文遠說：“快，拿棉籤給我插耳朵！”

於文遠又走進無菌室，配了藥，拿著兩支棉籤出來。粗眉毛搶過去，就往耳朵裡塞。於文遠說：“你的牙，還是得等消炎後拔掉，我這土方法，可治標不治本啊！”

粗眉毛塞了棉籤，疼痛明顯好轉了，他抽出棉籤，從懷裡摸出一摺子鈔票，對於文遠說：“你多配製幾瓶，讓我帶走。”

於文遠愣了一下，搖搖頭說：“我答應過傳授我土方的人要保密。這位兄弟，你牙疼起來，到我這裡來，我自然給你治，也不收你藥水錢，但你要帶藥走，這就不行了。這錢，你收起來

吧。”

粗眉毛不耐煩了，把錢往桌子上一拍：“有錢你不要，是不是要吃槍子兒！”

粗眉毛那兇悍的樣子，讓於文遠又想起電視上的通緝犯，他心裡一陣發怵：“兄弟，別開玩笑，我真的不能違背誓言。”

粗眉毛像是看穿了於文遠的心思，嘴角一斜，道：“我告訴你，我就是那通緝犯！拿藥去！”說著，他“唰”地從褲袋裡摸出一把手槍，槍口對著於文遠點了點。於文遠哪裏見過這陣勢，雙腿一軟，跌坐在地上。

粗眉毛說：“你既然怕死，就去給我配藥。不然，我就讓你嘗一顆子彈！”於文遠癱在地上，渾身發抖，說話都結巴了：“好，我、我配……”於文遠哆哆嗦嗦爬起來，朝無菌室走去，哪知他前腳剛邁進去，後腳就“啪”地鎖上了門，隔著玻璃門，於文遠掏出手機作勢要報警，粗眉毛恨得嘴裡罵罵咧咧，抬腿狠狠地踹了門一腳，收起槍和桌上的錢，跑了。

於文遠一陣後怕，剛才粗眉毛要是真開槍或砸玻璃門，自己肯定難逃一劫。他本來確實想報警，可一來手機忘了充電，剛才根本就沒開機；二來診所本來生意就不好，警察再一上門，誰還敢來呢？想想自己也沒啥損失，他也就作罷了。只是一連幾天，於文遠待在診所裡都提心吊膽的。看到眉毛濃一點的男人，就會膽戰心驚，好在粗眉毛沒有再露面。

又一天傍晚，於文遠正在診所吃盒飯，忽然門前人影一閃，進來一個人。定睛一看，正是好幾天不曾露面的粗眉毛！於文遠把手裡的飯盒一甩，本能地伸手拿手機。粗眉毛大步上前，用手壓住手機，笑道：“還想報警？”

於文遠緊張得說不出話。粗眉毛露了露夾克內側口袋裡的手槍，笑道：“醫生，我牙還疼呢，你還是配幾瓶藥給我。”於文遠一個勁地搖頭。粗眉毛突然“哈哈”大笑起來，驚得於文遠渾身發抖。

這時，一個穿著舊衫的白須老人，不慌不忙走進來。於文遠瞪大了眼，這老人，正是傳授偏方給他的人。老人走過來，拍拍粗眉毛的肩膀，對於文遠說：“小子，你真是好樣的！”

怎麼？老人和粗眉毛認識？於文遠驚得下巴都要掉了。

老人說：“都說牙疼不是病，疼起來真要命。那麼牙醫就是救命的人啊，這個工作馬虎不得，人品和技藝都要過關。我給人看了大半輩子的牙，一直在找個靠譜的傳人。一年前，我看你的診所生意一直冷冷清清，就想來看看到底是你的技藝不行，還是人品不行。當時你好心收留了我，我很感激。我有心傳授了偏方給你，想助你一臂之力。如今我就想來看看，你有沒有渡過難關。倒沒想到，雖然缺錢，你卻沒有仗著絕技牟取暴利，生意一直做得很本分啊，而且緊要關頭，你還能信守諾言，小子，現在我當真信得過你！”

於文遠恍然大悟，看著粗眉毛，嘀咕道：“你也太嚇人了。”

粗眉毛笑著說：“那天，我出了你的診所，這位老人跟著我走了好遠，給了我好多錢，要我來嚇嚇你，說我要是表現得好，他還給我免費拔牙呢。”說著，他拿出手槍，補充道：“這是個玩具槍，試試你的。”

老人也不含糊，立馬要粗眉毛坐下張開嘴，然後，讓於文遠看著左下側那顆殘缺的蟲牙，於文遠看了看，這牙齦炎症已消，完全可以拔牙了。

老漢握著於文遠的手，在粗眉毛腮幫子上摸了一會兒，然後，指著殘牙對應的地方，對於文遠說：“你像我這樣，屈著手指，對，就這樣，往這個位置彈！”

於文遠按老人吩咐，屈指彈去。“咚！”發出輕脆一響——粗眉毛的那顆殘牙，像小石子一樣跳了出來，落在地上。

老人“哈哈”大笑：“我這江湖牙醫，就這兩樣絕藝。我遵師囑，都傳與後人了！”老人說罷，捋著白須，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……

後來，粗眉毛大漢忍不住把這段經歷跟人分享了，故事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於文遠的牙診所現在生意可紅火呢！